

重庆梯道生活场景的再现——以山城巷改造为例

刘可昕

重庆规划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btr.v3i3.2934

[摘要] 重庆的梯道,高低蜿蜒,是最具山城特色的生活场景。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愈演愈烈地推进,这座城市从而被动地采取国外城市美化运动来提升自我颜值。这样带来的却是舶来品文化入侵,以及街道乃至城市本味的丢失。本论文希望通过对重庆梯道生活场景的挖掘以及对生活场景的活化利用途径的探索,寻求出生活场景多样化的再现策略。本论文由四大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即论文第1章,简述论文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的背景,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阐述。第二部分即论文第2章,描述渝中区山城巷的背景,现状,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及挖掘山城巷历史、景观、情感、社会等方面的价值。第三部分即论文第3章,探索山城巷的梯道美学以及梯道生活场景再现的设计策略,从而提出“传承气质”,“延续场景”,“山城风格派”的梯道转型方法,达到建筑全面升级——梯道生活场景回归与升级——梯道游览动线疏通优化三大方面的成效。第四部分及论文第4章,总结梯道生活场景的进化,应以活力梯道、再造社区邻里,才能做保持良性的演替。

[关键词] 梯道生活空间;再现;梯道活力;山城风格派

1 绪论

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曾说过,全球化将会导致地域文化的回归。

1.1 关于选题

1.1.1 问题的提出

重庆这样一座站立之城,一座山水环抱之城,正走在城市美化运动中,青瓦白墙,装饰格栅,花格门窗等等,好似成为了街道改造的标志性语言,在一条条山城梯道中层出不穷。甚至那些年久失修逐步衰败的梯道,正被推倒增量,换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场景。而如此清一色的语言复制、穿衣戴帽、颠覆革新,真的代言山城吗?

1.1.2 研究的意义

梯道生活场景的再现,即一种解决发展与保留,更新与传承的方法,将最具山城特色,最具故乡魅力的特质,以物质化的重现方式,为未来山城梯道提出具有时代性的前进策略。

老城更新,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必然规律。而多元化的发展,新老共存,弘扬山城特色,延续地域文脉,对重庆梯道的未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1.2 概念界定

1.2.1 梯道生活场景

梯道生活场景,多指沿梯道台阶和平坝,衍生出的生活空间,这样的空间包括院落,场坝,退台,堡坎,入户小院,以及围绕大树和植被形成的乘凉休憩的邻里环境,能体现得出老山城独特的生活品味。

1.2.2 梯道生活场景的美学

山城梯道最能反应出居民的生活场景,可用“天平而地不平”来描述,反应出梯道地势高低起伏,建筑随之层峦叠嶂。而“占天却不占地”反应出原山地居民为了寻求生计和发展,利用仅有的宅基地,将住宅上搭下挖,形成一个个富有个性而形状不一的魅力街屋。此外,院、坝、台、坎、树等配套生活环境要素与之相搭配,共同形成无法复制的山城梯道之美。

1.3 研究的目的

本论文以渝中区山城巷的改造为例,总结在城市演进中,该梯道亟待整治的问题以及尚存的利用价值,探索出梯道的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为重庆乃至其他城市的街巷改造,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新动力。

2 山城巷的背景与现状

2.1 改造背景

2.1.1 传承历史文脉,彰显传统风貌

山城巷作为重庆主城区28个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和传统风貌区之一,在沉默多年后的今日,迎来了主城区传统风貌区的保护修缮利用的工作契机。

2.1.2 保护传承核心特征和文化内涵

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内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梯道的年代能够追溯到明清时期,但近年来自房屋征收以来,其风貌区目前处于闲置废弃状态,亟待保护。

2.2 改造目标

本论文立足于山城巷的区位优势、渝中半岛文化资源禀赋,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保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发挥核心价值,实现梯道的有序传承。坚持应保尽保、活态利用和塑造精品的原则,推进风貌区保护利用,传承城市文脉、保护城市遗产、提升城市品质。

2.3 历史沿革及空间演变

2.3.1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山城巷里有不少官房院宅,建筑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居高临下,夜间数百的房子像天空中繁星一般点亮起来,由此得名:天灯街。

山城巷当时还有不少大户聚居,比如府衙公所——天官府,庙堂——体心堂、土主庙,私家花园——花园大宅等等。

2.3.2 开埠时期

1890年重庆开埠,法、英、美等国相继在该巷附近设立领事馆,由此得名——领事巷。

1896年3月,经与清政府议定,法国政府在重庆城内设立了法国驻重庆领事馆。

1900年后,英国驻重庆的领事馆迁移至通远门内右上方的老城墙边,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建筑。

1902年,法国传教士在此修建教堂和学堂,并立起路灯,为上上下的路人提供照明功能,改名为天灯巷。

2.3.3 陪都时期

陪都时期更名为仁爱堂街,大量的政府官员、各大军阀逐渐在此居住。

抗战期间,各国的领事馆建筑为躲避日军的空袭,均在自己使馆屋顶上涂抹本国国旗,有效的避开了轰炸,由此,山城巷整体格局才得以保存。日军轰炸期间,仁爱堂成为了为受空袭袭击的儿童提供医救的机构。

除仁爱堂以外,“厚庐”作为当时大军阀刘湘的下属——兰文斌的官邸,其有着典型的砖石结构大户豪宅的风貌特点。

2.3.4 建国后

建国以后,仁爱堂街渐渐演变为一处聚居民点、医院、学校于一体的综合性住宅社区。

1972年,该片区最终定名为山城巷,且是重庆唯一一条以“山城”为代言的巷道。但随着城市发展,山城巷原住民为生计所迫,自搭自建,渐渐地山城巷原生肌理被违章搭建的房子所替代,该巷也逐步沦为棚户区。

2.4 生活场景的现状情况

2.4.1 传统风貌颜值走样

在现存建筑、拆除建筑和建筑废墟之中,建筑风貌以近代砖木结构建筑为主体,搭配部分砖混结构建筑和少量木结构建筑。

乱搭乱建现象普遍,现状乱搭建主要三种形式:木板乱搭,砖混违建,建筑加层。

山城巷虽然经历史上数次立面改造,但改造过程中,对山城巷历史样貌的挖掘并不深入,未能完全将山城巷恢复到原有的风貌。

2.4.2 传统高雅气质消隐上

以往高端宅院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简陋棚户为主的住宅,现处于闲置状态。此外有1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仁爱堂,现状为敬老院,1处废弃红峰小学,3处公厕。

2.4.3 山城院街依稀可辨

虽然,传统庭院空间相互拥挤叠加,由于居民自行乱搭乱建,传统院落空间被挤压、侵占,导致院落空间狭小、变形,形成杂院,但现状的院落与曲折迂回的街巷,共生成了独特的“山城院街”的肌理形态,院落连街,街中带院,相互渗透。

2.5 生活场景的价值评估

2.5.1 历史价值

明清至今,山城巷为重庆山地街区的典型代表,反映了重庆浓郁的山地居住特色,尤其是开埠及抗战时期,从中外的高级住宅区到大轰炸下的完整保存,山城巷至今还隐约呈现出当时的辉煌生活。

2.5.2 景观价值

“树生长在崖上、房子长在崖上、人住在房子里”,相生相伴,山城巷以其悬崖峭壁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良好的观江界面,区内现状47棵参天大树,围绕院落街巷分布,一院一树,一处一景。

2.5.3 情感价值

山城巷处于繁华都市的边缘,残存的残檐断壁、吊脚楼、老店招牌、陈旧的电杆等历史场景以及流浪的小猫,清晰的述说着山城巷的历史,是山城都市、趣味生活的见证。

2.5.4 社会价值

山城巷的保护与传承,为重庆乃至全国的梯道改造,提供有力的文化素材。保护传承并非盲目的保存,而是通过当代设计手法,再现生活场景,重塑过去,从而挖掘出梯道在各方面的潜在价值体系,使其为适应现在的生活、消费的模式,发生改变,而这样的变化带来的正是旧城的现代性改变^①。

3 山城巷生活场景再现的策略探索

3.1 传承气质——保持山城原生环境特征

3.1.1 保持现状场地高差,延续魅力城墙界面

以山城为历史文化及空间设计逻辑展开代言山城、重现精致生活场景。

保持现状场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整体格局,依托场地内高低落差,构建山城巷独具魅力的台地景观。

再借助场地内现状古城墙的特色界面,为整个场地呈现完整连续的城市景观基座,重塑“山城、古城”的原生场景。

3.1.2 聚落式分层退台

充分尊重原始地形,依山就势,规避大程度土方开挖,建筑结合台地布置,层次丰富,退台叠落,延续山城空间形态。

3.1.3 保育原味生活场景

原样保留场地内47棵大树,维护现状生态崖壁。并使得现状植被以及生态堡坎与建筑之间相互共生,相互渗透,使之成为建筑室内外界面的一部分。

原貌保留街区电杆和建筑墙体上的电表箱、信箱等,作为衬托建筑氛围,延续夕日生活元素,使之成为当下的精致景观小品。

原样保留建筑周边的洗衣台、晒台、入户门槛以及附属阶梯,原真性地传承山城巷的生活场景,为游客提供更多可逗留,可拍照,可“发呆”的节点,并将其作为未来拓展的可经营空间。

3.2 延续场景——恢复传统院街空间格局

3.2.1 延续传统梯道体系

延续山城巷现存的马蹄街、山城步道、领事巷及第三山城步道的路网体系,形成四横三纵的街巷格局。以及沿梯道保留26处老梯坎,恢复原老青石铺装,再现沧桑之美。并以院落为单位,优化生活空间,重塑山地院落场景。

3.2.2 恢复传统院落空间

以现状杂院肌理为依托,利用梯道开场空间,新植入传统院落,总体打造传统院落,作为山城巷的核心生活场景:一院一景一主题。通过不同主题的院落,将山城巷串联成院街共生的游览步道。

独栋建筑无法表达生活场景,这就需要不同的建筑单体进行串联,形成一片片独具特色的“山城院街”。日本有名的建筑大师槇文彦就提到过:要通过“连接”单一的建筑的方式,使建筑之间组合成更多的积极空间,从而形成城市凝聚的力量,以及社会各类活动的组织的动力。

其实,每一个主题的院落,就是一种有一定边界的“场所”,诺伯格·舒尔茨曾提到,人类创造的场所,最突出的特点即围合。场地围合的条件决定了该场地和此片空间的性质,这些场所可以是封闭式的围合,也可以是片段式的围合,所以,每个场所的边界也因此而不同。此外场所的特质,常常就决定了该场所的边界是怎样被诠释的^②。

3.3 山城风格派——修复巴渝风格建筑风貌

总体延续巴渝风格建筑符号,增加建筑的开放性和通透度,使其与时代的适应性和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

3.3.1 修缮文物建筑

山城巷内有1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仁爱堂;5处文物点:古城墙遗址、长乐永康石朝门、体心堂42号民居、亦庐石朝门、厚庐。

以上建筑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街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修缮。

拆除后期加建部分,对于现存较好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屋顶维护,简易修缮,简易结构加固等方式。对于安全状况较差的建筑,采取抢险加固,对破损部分按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修补。对损毁严重的建筑,采用局部落架的方式,按原状进行原址恢复。

3.3.2 修缮传统风貌建筑

此类建筑是除文保建筑外,最能体现山城巷乃至老重庆原住民的民居营建艺术。它们不拘形式,不限材质,与天地争空间。

以维修改善方式,并按“原面积、原高度、原风貌”的“三原”原则,进行对传统风貌建筑的维修改善,包括结构加固、落架大修、局部维修、

完善内部配套设施等,使得这样的风貌在当下得以延续。

3.3.3 “山城风格派”改造现状建筑

其实,重庆的山地民居既可以说是最传统朴实的民居,但也可以说它是最具当代艺术特质的民居形式,它不仅仅是包含有众多传统的巴渝建筑符号,而符号能演变为极具现代的构成要素。如果用一种派别或是风格来代言重庆的山地民居,不是“巴渝风”,亦不是“川东风格”,而是“山城风格派”。

“山城风格派”,一种脱离传统束缚,而拥有活力抽象的建筑派别,一种新型的民居改造形式,可分为将巴渝建筑元素进行提炼——精简——活化演替三个步骤。

山城的民居建筑在正立面和山墙面中,都会出现“格子式”的界面。在正立面中无论是首层的入户门,还是二层的格子窗,都由横竖木条所搭接围合而成。在山墙面中,为典型的穿斗式排架加竹骨泥墙所组成,每一步架与横向穿枋共同构成正方形,矩形的格子。

而这山城民居中一个个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格子”就好似上世纪“荷兰风格派运动”代表人蒙德里安的作品一样,将作品不断简化,提纯,形成抽象的直线、平面、方形艺术效果。笔者认为这样极简的几何艺术正巧符合山城巷乃至山城民居的建筑气质。

巴渝建筑元素包括有:小青瓦,穿斗,挑枋,竹骨泥墙,山墙排架,花格门窗等等,而对于元素的提炼,并非原样照搬复制,而是根据每一栋现状建筑的风貌样式,因地制宜地根据其气质进行化繁为简。最后将筛选后的元素进行现代化地处理,将原木柱演替为轻型方钢,将原繁琐的花格门窗演替为现代简易钢玻璃门窗,将原木板门演替为精致细巧的钢木格栅,将原横向木梁演替为深色工字钢梁。而以上演替后的巴渝建筑符号再相互组合,便形成了一栋栋立体的格子化的几何建筑,最终达到巴渝建筑的活化演进。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家凯文·林奇表示,成功的旧城改造,应当注入多样化的元素,通过运用新与旧的对比和之间的隐喻,极大程度提高原有的价值,从而营建与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崭新环境,这样的环境也是一种随时代变化而动态发展的空间环境。

4 结论及展望

重庆的梯道生活空间,不可回避地正处在剧烈变革之中,一个个曾经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也正经历着颠覆、摧毁、消失的惨痛命运。

美国著名的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到,当我们回想起我们的城市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座城

市的街道和巷道,当街巷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时,整座城市就变得丰富有味起来。相反,呆板死气的街区会让市民感觉整座城市都平凡和乏味。^③笔者认为,不管是重庆的梯道还是其他的城市巷道,应该是作为一种生活场景和消费空间,甚至是游憩场所的存在,并非是简单的交通空间和供路人穿梭的路径。

重庆的梯道不单是作为承载山城人民记忆的精神梯道,更是代言重庆历史变迁的物质载体。特别是类似渝中区山城巷这片极具重庆本味,却又经历着“建设”与“保护”双重性矛盾的传统风貌区。作为笔者,我们应该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有效地化解地域文化之保护与空间肌理之演替间的种种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梯道形态出现的“千城一面”趋势,如此,才能营建出具备多元性审美价值的梯道生活场景。

注释:

- ①戴代新,戴开宇.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p21-24.
- ②(挪)克里斯汀·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天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p55-67.
- ③(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第2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p33-36.

[参考文献]

- [1]李世涛.从全球化、现代性到全球现代化——阿里夫·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14,(2):98-107.
- [2]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01):1-13.
- [3]何智亚.重庆民居[M].第1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31-58.
- [4](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M].王惠君,译.第1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6-63.
- [5]戴代新,戴开宇.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2-33.
- [6](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2-40.
- [7](挪)克里斯汀·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天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67-188.
- [8]简·雅各布斯,金衡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安家,2012,(06):205.

作者简介

刘可昕(1989—),男,四川自贡人,汉族,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硕士研究生,中级建筑工程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利用、旧城改造。